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二

明 劉南張 岱著

馮孫陸陳趙魏邵列傳

馮恩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勞師而廣大帥
王守仁進恩而語之恩不覺屈席薦束脩為弟子守
仁甚器之每語人曰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恩以行
人拜御史留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詢甫具以移刑部
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聞也恩下所司必從曹錄獄

石匱書

卷一百四十二

馮恩列傳

一 鳳禧堂

牒以報諸曹郎噪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
恩不為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回以知事
首尾孰為緩孰為急孰為可否體當如是耳尚書屈
遂著為甲令尋䟽論留守魏國不當越江役諸衛卒
語侵大司馬奪俸一月魏國亦遂輟役奉命巡上江
舊例邏卒以獲盜多寡為殿最恩曰是必有孽盜以
免殿者下令畫地守之以不被盜為上功獲多而核
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揮張紳扶御史大夫汪

鉉而殺人恩立訊寘之法汪鉉以 上寵之故勢張
甚請大計覲吏禁南諫臺毋得先論請候軍事始論
摘其尤者恩謂南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
察漏網大夫歆自牧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
爭得如故事汪鉉悞而險能窺伺 上旨沮折其屬
又呵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固恩復上疏極論之時
上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又歆令皇后出繫北郊
而摘其議不合者着論以邪徒聞之中外惴惴莫敢

抗恩獨上䟽言 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為邪徒此
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耶今天下士風日
敝以緘默為老成以順叟為平易以特立為矯激有
所建白咸指為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謹不唯父
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
以避權臣之怒 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唯有其
心立伏之馬喑口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
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

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
不言外為美俗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
遠出郊宿乎是禮行後世有特書曰后親蠶於郊讖
外也視 陛下當為何如主也南北郊 高皇帝來
定制也分十年而合：百餘年而 列聖繼之未有
改也今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
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
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先業者尚知

其不可而況 陛下為天地子為宗廟社稷主哉

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茲矣以為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耶貨盡矣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省官長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性禽獸為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了不之惜而沾：焉以為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敕諭欲以追前

王軾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上速停二議開
言路且以充舜之用元愷而唐宋之翰林甫安石爲
戒俱報聞當思具草時自必速而上竟寬之恩
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鉉疏曰張乎敬之
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乎敬而
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乎敬根本之彗
也鉉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
更新之象遂做范布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

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旨削厲上憲甚馳綬
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至名榜掠瀕死者數四
恩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
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上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
間淵歲俸卽以下逮謫有差恩遂真論斬矣時汪鉉
驟遷太宰王肅敏廷相代爲御史大夫議以恩所坐
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會審南關
門汪鉉束向坐恩向關跪鉉故令較卒掣恩轉膝面

之恩即僵立不跪鉉怒謂汝上書欲死我即下獄獲
欲為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恩叱曰若安能
死我即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鉉益怒謂囚何
敢叱大臣恩曰乳臣賊子人得而誅之何但叱為
鉉曰若自謂氣節傲中何以受人餉餽恩咲曰如若
言不過以義索餽耳不至如若以遂人市又受某
金而薦之開府鉉怒甚推案下欲拳恩應之聲益
厲王廷相曰馮御史何絮為祖宗不殺諫臣百七

十英豈以而快心破 祖宗法又謂太宰有法在以
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妄言亦曰此豈太
宰私家耶鎔乃止然猶看恩情真應決恩挺身出不
顧觀者咸噴々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
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恩為曰
鐵御史且錄其語傳之遠外而 上所使詞事者審
以聞頗為動容是冬遂免行刑當洵々時有遺恩藥
者曰毋再辱恩推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

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殿刀都市以申明主法何言
辱當恩下獄時長子行可甫十三歲即伏闕上書白
寃狀括髮短後衣縗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輦過即
攀跪泣請其辭絕醜笑不忍聞皆掩耳促昇者疾過
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叩
公車大畧言臣父恩切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
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為陛下作一忤奸
之犬而頻忘逆鱗之戒遙隔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

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常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亦以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乳一孤寧得不死惟冀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修臣不傷臣心臣被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旬月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有旨法司更審時王廷相猶在事與司寇聶賢仍以恩前律不盡合請報減死戍雷州恩戍而汪鉉亦用好事露罷矣

於是海內翕然謂御史公死忠孝子君死孝王世貞
為作父子忠孝傳

孫應奎洛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初授章丘令徵拜給
事中時張孚敬桂萼用事應奎上疏劾之有曰一清
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孚
敬雖博學而性褊傷於自恃猶飭厲功名當抑其過
而用之桂萼則梟鵠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援黨與
政以賄成事多阻抗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不

可留也 上是之後因陸榮疏獲上乃革尊保傳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後又以薛侃請擇宗室之賢者立儲疏累及下應奎詔徵尋釋之又明年以大計論臺臣不法謫高平縣丞稍遷兵部員外郎歷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晉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尋陞戶部尚書提督倉場被論改南京工部尋改戶部引年致仕卒賜祭葬如例

陸榮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亥

以新貴用事繁不肯往謁新貴卿之遂改授工科給事中兩三日間違報即上疏請修寧夏邊牆以遏南衝又疏言壅滯之患總緣上下睽隔乞時延見群臣以資啓沃上嘉納之戊子奉命考牧勅御馬監太監聞洪耗敗欺罔之繇條上十事允行之中貴奪氣適有重獄厥衛與法司異斷上罷都御史熊浹繫抗疏言大獄之疑必當詳慎不宜輕斥大臣厥衛積威已久每株送囚犯於法司雖知冤濫莫敢平反今

據理與爭輒賜斥罷恐法吏以決為戒非國之福也
上震怒下錦衣獄杖三十踰月釋之時張桂用事懷
甚繁卓疏劾之內言乎敬等罔上行私專權納賄擅
作威福廣報恩讐罔指摘其罪狀而謂乎敬雖狼戾
自用執拗多私其術備疎為害猶淺桂等外若寬迂
中實谿刻忮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蝱獸化者必死
是夜有鬼嘯於庭繁厲聲叱曰死即死耳吾義不可
已鬼嘯何為翌日疏入自分必死章下乃獲旨現以

原職罷萼散官致仕二人貴震天下一旦免黜百僚
震懷都下懽稱奇男子又以繁等不蚤發覺下之吏
既而霍韜甚訴其疏謂萼與己同薦王瓊初不受賄
且謂揚一清嗾繁為之於是上意頓回首召璵還
政府一清致仕歸繁謫貴州都鎮驛與岳倫王準同
出都城抵謫所讀書如平時士子執經問業者甚衆
稍遷江西永新令縣素厲訟又盜繁難治乃損益保
伍法隨戶稽口召諸窩盜者與之好語捕送旬賄有

出入可說保長率其甲夫捕之前後獲盜數百人時
彭陳三盜行劫江洋莫可誰何力請於郡出其黨周
繼於獄釋其罪而播以賞令設伏擒之以獻土豪左
鐸攘歛殺人暨唆訟號十虎三彪者悉斃之杖下人
尤快之又之念其母乞歸惟色養為事之寡姊撫遺
甥施及宗黨稍有恩禮喪其親哀毀甚疾遂革

陳相洛陽人正德辛未進士知崇德縣事為人剛果
無留獄吏不敢欺強悍歛跡時中費用事其黨至邑

者賂遺之相獨不為禮一切裁抑唐侍御有不畏強
禦旁邑咸羞之莫擢為御史

趙漢平湖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建昌府推官廉正公
明錄重因有寃必釋不拘成案故人匿死者務廉得
其實不輕縱賢譽著聞召拜給事中章數十上其大
者若清治原消災變辨忠邪又論劾巨璫蕭敬谷大
用崔文及和倭陳洸等張孚敬秉政勢甚赫論其專
職自恣并及桂翟二相出為山西叅政數月致仕所

著有漸齋集

魏良弼江西新建人嘉靖二年進士知松陽縣召入
拜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在諫垣七年論諍奏疏
數十上其大者論保定侯梁永福大司馬王時中大
學士張孚敬冢宰汪鑑及論掾御史馬敷王應鵬諸
君子每疏上輒廷杖：已或釋或下詔獄杖或杖小愈
或未愈又旨下復杖獄卒及行杖較餘皆為流涕聲
至無膚而直聲動天下世宗注意永嘉故屢用楚

之以快其憤然終念之曰小秀才狂却有胆故終不
奪其官也已大察張汪共擠之竟罷歸隆慶初錄用
忠鯁進太常寺少卿尋卒

邵經邦繇進士爲刑部員外郎世宗復召相璉等

經邦上言詩十月之交刺無良也茲日食陽月象符

小雅張璉尋去尋留衆議洵謂陛下私議禮之

臣夫禮與政不同也議禮貴當政要必公陛下以

議禮德璉乃不察忠和不揆才量信使無間是私議

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則所議者不爲公禮矣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可毀也陛下何不於此諸臣厚其賞賜全其終始以酬其勞博選海內重碩之賢置諸左右講明勵翼興建正大光明之治無使其履盈蹈滿化天人之怒生福過之殃臣抱此區區竊效茅焦之義昧死以請上下鎮撫司嚴訊曰父子天綱也孰可守變成毀者經邦自比茅焦何如視朕極刑勘問謫戍邊方與楊慎等永遠不赦尋以病死

石匱書曰我明人主以逆鱗不可犯者無如世廟
然楊爵以南莽言之不死海瑞以決裂言之不死陸
粲邵經邦輩以唐突冒犯言之不死乃馮恩則以忤
汪鑑而瀕死然鑑不自死之而惜上以死之亦即
不死雷震搏擊之下使恩伸為臣而其子伸為子豈
非異數哉後恩十八年而繼戚繼練不免矣蓋當能自
殺之而又能巧取曲致使主上終殺之也矯駕君
車倖人故智仍謂我明百七十年不殺一諫臣也可

石渠書卷第一百四十三

明 劍南張 岱著

夏言曾銑列傳

夏言貴溪人舉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詔覈
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筦莊侵占農地二
萬餘畝傾紉中貴人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
皆報可轉右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聚衆據青羊
山爲亂朝廷大發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义爭

功不決且有因而爲利者言祭其事遂命言往覈次第功罪皆當上心器言會吏科缺都給事中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上方貴輔臣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躬耕行籍田禮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上大悅報旨稱美言又探知上與輔臣孚敬有南北郊分祀之議復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圓丘以夏至祭地於

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高皇帝初即位詔為據
以漢唐為不足法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群臣議召
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群臣而
卒莫之應詹事霍韜辨論益切至貽書責言指為奸
邪言憲繳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上怒甚械韜
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為力請不聽久之乃釋還職
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言既顯
與孚敬異孚敬恨乃因行人司薛侃之疏用彭澤計

而傾之卒不勝言出獄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對所以褒勉有加時薦紳大夫方合攻乎敬謂言能抗之而言以開敏結上知又折節下士以是得公卿間聲御史馮恩常有疏品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獨稱言救時宰相上既以制作禮樂自任於古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官而言為之長所建白多當上意上亦欲驟貴之其委寄與

聞臣將賜銀記一曰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端
考以皆南郊再建宗廟工成時加太子太師前後賜
賚無虛月有所陳乞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起家吏
部左侍郎以舊却思中言莫能間也會順天府尹劉
淑相與言之狎戚費完不相善坐奸人所中下獄疑
言之庇其客而主之因上書訐言罪上怒不聽言
亦疑韜主之謂淑相與韜謁陵婦縱飲九龍池為不
敬而韜時已轉為南京禮部尚書矣兩人復相攻不

已上兩置之而錫鞶俸一秩以謝言、氣稍、驕
皇子生言入對上喜甚手簪花於帽侑以白金文
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李時居首
輔而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
皆以屬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孺視公卿常從
上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勛及大學士時
行帳燬而上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燬言與二臣
合辭請罪上不問而獨責言當特疏合疏不敬言

望恐乞休 上留而勉厲之六年考滿錄一子中書

舍人俄李時卒官居首尋以祗薦望天上帝奉冊勞

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

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擬也人頗以爲異時

武定侯郭勛危從惡言而喜張孚敬孚敬左右之得

幸 上至貴重封上公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

與言爭寵而妬 上至承天謁陵畢禮部臣嚴嵩請

率群臣表賀 上問言：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

上乃報罷殊不悅萬得其指乃固請賀上許之言
既小失上指而會上幸大峪山閱視永陵工言
進居守勅而還上怒責言怠肆不恭因悉勅令上
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言懼謝罪請留所賜而
上疑其有毀損削其勅階令以少保大學士致仕言
乃簡十年中璽書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上
怒解言朝辭已發遣中貴人止之仍命赴閣諭之曰
卿宜益勵物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

亦免衆怨言疑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自
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爲衆所忌上不悅
隨加詰責久之還言銀記及璽書手扎會陝西三邊
大捷推功言復勛階及少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彩幣賜璽書褒
獎閭閻之與造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明年九廟灾
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韞死而言與郭勛爲仇
益甚言雖數以病請然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擁諸

姬妾爲懷慈壽太后崩 上傳示太子服制議言報
疏有譌筆 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還鄉治
疾 上怒盡削其勛階散官令致仕言始聞 上之
怒之乃上脩鹵事宜冀以解 上曰若既蘊忠謀何
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 上方治齋醮其爲
青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嚴嵩稱旨內閣僅翟鑾在
非 上所急也而言且陞辭因詣西苑齋宮叩首
上聞而憐之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命而郭勛轉恣

橫其於替工治兵培克盜歛以數十萬計上微覺
其事給事御史請救勛與提督大臣會派役卒勛弗
便也內閣撰勛且數月勛勿領導與言俱引疾在告
京山侯崔元以景神敕薦新得獨對上從容問言
勛皆吾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上復曰
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聖誕後始敢
請耳又問勛何疾元曰勛寔不病言歸即出耳上
首領久之而給事御史伺上有留言而惡勛意因

劾勛故不領勅爲作奸植黨亂國法給事中高時復
盡列勛貪縱不法數十條乃下勛詔獄三法司覆讞
論斬獄成疏留中不下尋復言武英殿大學士俾疾
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外然閣事多所取決而於
窮治勛獄指授批根無所不極上猶心念勛疑其
中言構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選中使賜金幣寶
鈔肥孖上尊盡復其勲階官職賜敕棄諭宴禮部前
是言與少保禮部尚書嚴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

禮驟貴不爲下萬事言甚謹惟恐不當其意言亦以
門客畜之會坐失 上旨常罷呼萬興謀而萬已造
上所幸秉一真人第謀倚言而代其位言覺之萬既
數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 上：心愛
萬甚於言：乃日喉所善給事御史益攻萬 上益

憐之 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
製小腰輿以乘 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
冠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沉水香馬

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尚
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時
昭聖章聖太后故御慈慶慈寧會皆宴駕郭勛故請
改其一宮爲太皇子宮言與上意合不許至是

上卒問皇太子宫當何建言偶忘之念興作工役費
重倉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一以居皇太子

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尋召成國公等入對罷言不
召尚書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帽其上使上見

之上果悅因令成國公等三人出而留高慰諭甚
至滿顏首兩泣訴言之見陵陷上使悉言罪滿乃
肆臆陳之上遂手勅都察院數言三罪又切責言
官論劾言罪而衆疑言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
請罪者十六日而上忽宣言入拜呈考諱忌仍直
西苑候聖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嘗上
疏入八日奉御批令革職閒住時日有食之既上
諭禮部以臣子欺偏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

欺君上作威作福不下耶勛姑免死着回籍去於是
給事御史乃敢合疏論言且請罪 上益怒命部院
盡覆覈之謫降十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而高時
獨改謫遠蓋以其常論耶勛故也亡何勛病死刑
部獄 上恚極以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鐫俸有差
而還勛子孫侯爵寔惜之也言人貴用事家富厚高
貴雕題廣圓曲池之勝勝侍便辟及音聲八部皆選
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縉紳意其且復用問道

踵接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而監司守令間不能
盡酬答言居恒邑々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
草土臣上亦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翟鑒得罪去代鑒者高
最得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讚張壁以老病或罷或
徙爲獨相上微聞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陞見
盡復其勲階職秩時嚴嵩已爲少傅兼太子太師矣
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

有所擬旨行意而已不復顧問高：亦然：不能吐
一語而心恨之甚言殊不自悟 上左右小璫來謁
言者言奴視之其詣高：必執手延坐欵：密持黃
金置其袖以是爭好高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高言
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高知之故篝燈坐視青詞
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策亦不復簡閱
多舊所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
言亦不復顧高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

而河套之議起始言錄書生以片言合上意驟起
鼎貴欲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祖制文臣非
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
臣不得為丞相非謂不得為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
同討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策不復託之代言而
猶未慊其志曾銑者江都人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
平遼陽叛卒顯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
久棄之遣與鹵共之鹵乘閒得入巢窟其中畜牧水

草於紀秦隴甚易欲以十萬衆逐之固故地築城增
戍填其中其爲全陝計甚備聞於言、見以爲名美
大悅而有蘇夫人者言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
其父綱頗交通閹節恣其奸利銑故綱同鄉雅善之
亦有所結納綱亟爲言稱銑才言益自信以爲功必
可成亟下兵部會廷臣議銑所請大司農金錢以數
十萬計調山東河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
難不敢決而言意亦小沮會銑疏復請給誓劍得專

僂即帥以下 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套圖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果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祇恐百姓受無辜之僂耳言懼不敢決請 上裁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嚴嵩既以窺上肯乃上疏極稱鹵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既無名費復不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 上始報嵩以言私薦曾銑不

顧國安危民死生唯徇銑饒歆耳而不允蒿辨言懼
上疏謝罪且謂蒿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今忽先
臣具奏不過諉臣以目解耳上不悅責言之專徇
私情強君脅眾令吏禮二部都察院叅看蒿遂具疏
力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
辨而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遂罷河套之
役使綏騎捕銑於是尚書淵等論言事為任意跡涉
強君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是

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致仕言出
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侯仇鸞鎮甘肅貪悞桀驁教
違總督進止銑論糾其罪狀數十言擬旨令官校逮
捕矣嚴嵩既得志與侯元都皆炳謀欲深言罪乃代
鸞具草謂常關曾銑援套議故銑恨而中之又鹵入
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遠營損卒復數千懼而
遣其子曾淳以五十金賄蘇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
故爲之解而戒使援套以爲功時曾淳以胄子在太

學 上遂捕淳興蘇綱下詔獄都督炳極意煨煉而

侯元行金於中貴人寔其事獄上諭綱戍邊且追所

受金而使緹騎捕言：始觀驚疏謂彼方就逮發疏

時 上下諭不二日何以知 上語而數演爲文又

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爲之也其辭

甚明晰而 上方怒甚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緩期罪

緹騎長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

斬 上不許令更擬於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

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三千里銑性果銳有機畧其
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寃之又十二日而言亦至時於
車中間銑所坐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後具疏以辨其
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
大理卿朱廷立等據曾銑律以請而謂言寔常八議
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切責茂堅等阿附其語猶
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而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
主事夏克承從孫尚寶司丞朝慶皆奪職為編氓言

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有七言雖以驕蹇得上惡
然亦頗能持爭上常諭之欲退處西南使太子監
國言時六十答諭云臣全數已盡萬死不敢奉詔
上爲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挫却勛與不肯戴道士
冠而天下方怨勛之橫與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
是多惜言者隆慶初其家上書曰冤狀盡復其官賜
謚文愍予祭塋曾銑亦贈兵部尚書謚襄愍言始有
妾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間生一子後言死而蘇

氏知之迎置家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而卒病死言竟無後

石厝書曰言與嵩其間不能以寸其險忤同其諧媚同其善傾陷人同其驕奢淫佚又同特以其見殺異也特以其嵩殺之故異也乃上聽嵩殺言而又以挫郭勛殺之以不戴香冠殺之以復河套殺之故尤異也則其見殺也不亦幸矣乎銑無死道死於附言死於賄蘇綱以附言一趾之錯身名俱喪可不慎哉

石渠書卷第一百四十四

明 劉南張 岱著

翟鵬毛伯溫汪文盛列傳

翟鵬山東武定州人正德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典
權河西務內瑞于經等新開皇帝魚肉行旅鵬力遏
之不得肆陞衛輝知府世宗入繼大統道衛輝鵬杌
應安詳民不知擾上計治行爲天下第一偏於部楹
遷陝西副使備兵岷州鵬動修武備平居則開誠撫

綏一遇侵犯則督兵追勦而亦不刺擁眾來犯與
恭將設奇斬酋十四級酋遁去陞陝西按察
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與總督王瓊不相能被
誣訟罷歸家居十餘年嘉靖庚子酋破大同深入山
西時兵部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溫掌都察院事劉
天和提督團營皆不能出師禦酋起鵬於家總督宣
大偏保河南山東軍務時酋犯石州甚急鵬飛檄調
延綏游擊劉繼祖等出戰挫其鋒酋稍引去以不賄

柄臣憂言惡之鹵退撫綢故勒婦并革總督官明年
鹵又至復起鵬爲兵部侍郎提督如故給事中劉繪
上言頃者北鹵南侵陛下勅翟鵬提督軍務矣乃鹵
遁而總督缺罷南至而總督旋增事出倉猝機不素
定非所以專責任而圖成功臣請專任翟鵬凡兵馬
錢糧悉得便宜從軍張璜亦以爲言上命假鵬便宜
懸賞格臨陣畏怯者都指揮以下徑斬首總兵等責
死狀立功復晉鵬兵部尚書鵬疏燕鹵猖獗未遭挫

必乘隙復入臣議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枝及宣大
主兵蕪蒙土著選驍騎十萬統以諸將列爲四營候
南入即分屯要地每營各當一面發將兵與南挑戰
俾北南必分道躡我兵因起夾攻之假令南騎克
斥勢不可禦且令各營急趨關南依塹固守使南不
得越而南久之南必憊歸我兵尾擊之南固強我兵
豈盡出其下哉上從之賜修築造塹三百九十餘里
築新墩二百九十二座護墩堡一十四座添守備操

守十四員建營房一千五百間得地一萬四千九百餘頃得軍一千五百名大同遂成保障又乞增銀以供軍需詔發太倉金四十萬給之又謂宣大米價騰踴往歲發銀易米軍士坐困宜於京通二倉撥粟十萬石赴宣府十五萬石赴大同而大同距懷來一千二百餘里計米一石僅足脚費請留米宣府易銀發大同兩便從之二十三年鵬以函報旁午復請調各鎮兵聽用兵部不可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鎮之

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
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聽以延綏遊兵二枝徵發已
而南入大同塞鵬禦却之時朱方代許論烏逃撫遂
請撤薊鎮兵、却復議諸鎮兵俱宜撤亡何南寇萬
全衛拆牆而入上以本鎮秋防建議掣兵太遽使南
得乘間入使鵬不下令何以掣兵并逮繫赴獄俱謫
成道鵬至河西務借宿民家皆莫肯留遂告却使者
杖其民、奔慰廠衛以聞後逮至京庾死於獄方亦

焚杖下物鵬之任總督也以大學士憂言倨不反謁
辭去既又無間遺言衛之故至鎮一切陳請多抑不
行旋復罷言去再起卒以非罪死人多憐焉隆慶初
復其官追加卹典鵬慷慨有直節嘗有詩云惟有寸
丹懸帝闕更無尺素到權門故竟以此被陷云

毛伯溫江西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以紹興府推官
徵拜御史出按福建釐正賦額歲省民財三萬餘金
再按河南戒諸司不得與民爲市：捐倚鎮守中人

爲奸伯溫捕市猾閹怒以爲鉗辱我也必理之伯溫
問故徑詣之索飯曰吾未朝日閹強具食曰必宴樂
極醉閹強爲歡酒半曰外傳公有違言願待我食若
此耶閹慙謝伯溫咲曰吾固知公無是也聞公居山
東訐御史二萬金有乃得直御史今益有名公失利何
爲者閹謝不敢與大咲痛飲而別三按湖廣戡洞庭
湖寇及親藩軍校之暴者摘姦鉤隱莫有遁情世
宗嗣統劾奏司禮大瑞蕭敬韋霽張銳張忠龔脫其

死請併戮以謝天下銳忠竟抵法已遷大理寺丞
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罷銜前兵三百人歸其營修
漢壩唐壩潞河水溉民田若干頃會大獄起伯溫以
嘗佐大理連坐罷歸既薦召巡撫山西明年改撫河
南以時宰嚮又罷丙申議征安南時居父憂奪情起
爲右都御史至則上方畧會兵不果出改協理院事
是冬作永陵遷工部尚書提督工役後二年復議征
安南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調上五事曰均管

轄處錢糧具官屬破常格懸重賞兵復不果出伯溫亦復協理院事己亥上巡承天勅伯溫與翟鸞爲行遣使勞軍勅大同巡撫張文錦令恭將賈鑑築五堡爲衆所殺後遂無敢言築堡者伯溫嘆曰昔人之生變由所任非人非建議謬也增築鎮邊鎮河二堡募軍三千實其中蠲廢田之稅使耕以自給設一恭將領五指揮守之五堡錯峙聲援易及南遂不敢輕入窺大同其夏還院世宗決策征安南同咸寧侯仇

驚督諸師得便宜行軍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
兵并檄雲南守臣別集兵候師期又檄臨邊諸郡縣
儲糧餉議分正兵爲三哨計六萬八千人奇兵爲二
哨四萬二千人雲南兵於蓮花灘分三哨計二萬一
千餘人以叅政翁萬達張岳副使陳嘉謨鄭宗古等
分監各軍經畧既定兵漸集乃檄諭安南示朝廷興
威繼絕至意懸賞格尅日進師登庸大懼叩稱黎氏
死無後願歸欽州四洞地世世奉朝貢正朔如黎氏

伯溫進文武吏士告之曰安南故陳氏地也登庸得之于黎氏與黎氏得之于陳氏等耳而殘民之生爭祖宗之棄地不可謂仁竭中國之力爲外夷報仇不可謂智遂許降上其狀詔從之以庸爲安南都統使進伯溫太子太保加賜銀幣師還仍掌院事提督團營：軍耗不及額時議召補伯溫言京師募兵徒得費豈將民無益于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閱又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寬今目都指揮以下違留者斬

以徇總帥奉爲絮令用人虛已博訪務當其才請兵
疏至即發孤障遠成威恃無恐錦衣官校多勲戚貴
閹子弟怙勢不可究詰伯溫汰之由是怨謫日起會
順天巡撫朱方以鹵退請罷成而鹵旋犯大同入內
地方得罪斃杖下伯溫亦坐削階罷歸踰年卒年六
十四伯溫氣宇沉毅臨大事斷決不疑以非罪去位
時共惜之

汪文盛湖廣崇陽人正德辛未進士爲統州府推官

宗藩驕恣悉絕以法構誣逮繫日從徑行中讀春秋
三傳著爲辨說根究理要尋賴廷論曰其冤釋之還
治會姚源冠起蹂躪德興都御史俞諫檄往視師文
盛卑騎奮愾悉心規畫秩滿召爲兵部主事倭襲錢
寧江彬盡惑上志誘道南征文盛率同官諫阻械杖
于廷瀆死者數世宗入統爲兵部郎中命偕都給
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清查冗員三千一百九十九
員各宿蠹盡革榜議蜂起不恤也未幾出守福州府

至值大堤疏乞蠲發廩糧都鄙社倉做朱子惜荒法
行之是歲也雖饑而民無流徙又興水利開上玉鹽
港塞新河灌田四千餘頃又減丁錢省傳費議嚴玩
球私舶法重於後文盛操下嚴一錢不得濫公費即
鎮守監司私有取於民必拊禁之遷浙江提學副使
丁艱服闋又補督學陝西文盛精于人倫之鑒所甄
拔士皆登上第興江西督學李夢陽陝西督學何景
明一時齊名尋陞雲南廉使時安南莫登庸竊據塞

逆其子方瀛稱兵窺伺陳宗黎寧播遷赴懇于朝上
欲正登庸罪遣使入安南體勘登庸弒逆狀久未得
要領嘉靖十五年乃晉文盛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相
機勸撫文盛乃招致安南人刁鮮等爲詞察遠登庸
遣阮璟等八人潛入雲南偵我兵進止刁鮮執之并
獲僞印一方大誥一通文盛疏聞上大悅降勅褒嘉
仍令厲兵以俟文盛計結安南人武文淵等令歸附
我軍號召黎氏舊城俾各興兵自効又以蒙自縣蓮

花灘者地當交廣要衝遂列寨樹營勒兵賊腹中以
爲諸歸正人聲援于是安南官目及隣境土官咸願
內附方瀛父子大懼乃遣頭目范正毅等奉表來降
并請擊蓮花灘兵而黎寧復具牒情訴本國播越之
狀及兵馬數目水陸進兵道里請王師亟征文威具
以疏聞上以登庸篡逆數反覆罪不赦又不束身歸
罪決計征之遂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帥
師進勦伯溫至廣西會師分六哨以進移檄雲南焉

犄角以掣其後文盛仍駐師于蓮花灘分部諸將爲
三軍各二萬一千人分爲三隊集徇厲共伯溫刻
期進發當是時方瀛死登庸懼東月奉表詣廣西軍
以乞降而文盛遂班師回鎮朝廷論功賜金綺進文
盛大理寺卿進疾歸卒子宗伊嘉靖戊戌進士仕至
戶部尚書

石厓書曰我朝勲業之臣非有所主即有所附開國
靖難得其所主者也靖遠威寧得其所附者也如使

上無所主下無所附雖功如于少保勇如戚繼光皆
不得上沾五等之爵而他可知矣故萬曆間如李化
龍之平播業焚熊之平哮徐元泰之平羌朱爕元之
平蘭皆以不附柄臣遂斬爵賞况翟鵬毛伯溫汪文
盛之愛賤不終旋遭讒倭者哉嗟乎世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叩馬書生之言遂以之籠
絡千古豈不重可歎哉